

徐文長逸稿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五

張汝霖肅之父

山陰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髯

王思任季重父

壽文

奉壽少保公母夫人序

繼母

只兩意開局

丈夫鵲居而豹隱其英毅濶遠之氣發於顧盼，軟訖之間見於幹濟積散之實，足以攝一家重一鄉而蓋一邑，名聞於四達之衢，是人者凡人欲仰而親之不易得也，然而必有爲其妻者焉，得耦之以爲夫，丈夫

虎視而龍躍其功烈垂千萬年其望震天下其威之所及遠在扶桑日出之外位之所致兼上卿保傅之崇其爲天子之所知遇則出尚方之所有倚毗慰勞之言日馳而月至是人者凡人欲仰而望之不易得也然而必有爲其母者焉得俯之以爲子夫所爲不易仰者非我師翁少保公其人而所謂不易親者非我師翁之尊公其人乎夫不易親者得耦之以爲夫不易仰者得俯之以爲子人皆謂方太夫人之福亦既超然盛矣而張太夫人一旦從而繼之固有方

太夫人所不能兼之於前者，而太夫人能兼之於後，而我公日視夕問，出於祿養之外，又且以事方太夫人於昔者，而事太夫人於今，蓋太夫人之福，至是而極盛，其德亦至是而大有所徵矣。今年爲太夫人七十壽，五月廿有五日，實其生辰，時幕下之士某輩，與賓游，所嘗入幕而侍者，相與言曰：我公視吾輩猶子，其於太夫人則諸孫行也。顧屈茲嘉辰，其可以無頌，乃顧謂某曰：子賓典文章，其操筆以思，渭旣不敢辭，乃稽首作而言曰：昔魯侯服淮夷，國人頌之，而推及

於所生曰天錫公純嘏令妻壽母今我公鞭笞東夷
寧一海甸是今日之魯侯也太夫人之於尊公也爲
令妻其於我公不將爲壽母矣乎天之所以錫公與
母者多矣渭小子從國人後敢以是爲太夫人頌賔
與士相顧曰是今日之頌而或非他日之頌也渭曰
是烏可量哉有待因盥手再拜敬書

贈吳通府公母夫人序 其持論不踰尺寸

楚將子發攻秦其母教之曰越王勾踐之伐吳也客
獻醇酒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飲其下流味不及

加美而軍士戰自五也。異日有獻襖繡者，王又以賜軍士，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於是子發承母教，遂爲楚名將。其後魏有房氏者，撫子緝，有母儀法度，善誘嚴訓，緝後守濟陰，去之日，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閭者，爲文稱其賢，今我吳公之判紹也。始自會稽史提兵禦東夷，能與戰士同甘苦，外攘內守，吾紹賴以保全。於是士民相與立碑頌公德，往往遍郊墟城市間，雖多以紀其戰功，然撫民聽斷之間，廉靖惠慈薰積於人心，而并著於金石，固若兼發與緝之。

勳名而不少讓焉者。豈母夫人之訓所以益成公之德者。固不異於發與緝之母歟。夫北堂之教。行諸閭閻士民者。不得以與聞。而公之爲將。與守與發。若緝者相似。且尊人州判公舍母夫人而往也久矣。非母夫人之益成公德。而誰成之哉。今年躋八十九月某日。實其生。某輩感公之德。而邇其所由。相與告語曰。公爲吾越人之壽者多矣。而母夫人實成之。今母夫人之壽。越之人固咸相頌也。而某輩間得侍公受教。深而爲日久。其於母夫人則曾玄分也。不可以無頌。

顧謂某曰子號能文而齒差弱於諸君宜効其勞某
既不敢辭則操筆以綴曰甚哉發與緝之似公也然
二君者遠矣獨可想見之耳而又况其母哉若公則
固數望見者也美頤而雄視精悍氣見於眉間偉然
福壽人也意必有特稟以成之而尊公之年既如彼
謂非母夫人之獨厚而何哉夫不知其鑛視其金金
粹而鑛必良也不知其璞視其玉玉美而璞必完也
則夫占母夫人之厚者亦占諸公而已矣公尚強力
茂齡有爲功德不可以量而母夫人就祿加飡且日

益康勝今茲之壽也。蓋爲之恒升云爾。某輩莞然而前曰：是或可以爲母夫人壽矣。某拜手敬書以獻。

胡志甫生日贈篇

子志甫生三十，其族昆弟姪某等若干輩嘉其人也。必欲有所舉而難於祝，謀於徐子。徐子曰：凡壽竝非古况三十哉，無已則有說焉。其勉以言也。衆應曰諾。徐子乃進志甫而謂曰：山簡古名人也，父濤爲吏部，號稱水鑑，而不知簡當其時簡生三十年矣，方以此自嘆及簡守襄陽，風流儒雅爲晉名臣，父知不知無。

損也。由此言之，人在自力耳。志甫尊公以進士起家，位九列，忤權貴，繫詔獄者十有二年。志甫方弱冠，已抱經爲諸生，乃徒步走京師，爲尊公訟寃上書。闕下，天子憐之，又載其副本，鳴叫館閣省寺諸公間。尊公賴以釋，尊公其知志甫也久矣。始無吏部之蔽，而後垂襄陽之名。吾願志甫之力之也。敢以是爲勉。然志甫文采溢，出好排難解紛，拯人急，重信義，散金靡帛而不顧，有類於史所稱翩翩公子。若平原君之爲者，卽不守襄陽於蔣奚讓焉。又卽使拓志甫之所

驚不已。雖下視蘭可也。茲因其三十而衆昆請祝也。
故聊舉蘭事以志之。客有善繪者在坐，予令作山蘭。
守襄陽醉習家池圖。

贈王翁七十序

樂山

暎染自佳

蘇長公言曹魏時毛玠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奕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爲泰。其後世俗日以侈靡而奕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爲嗇。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始吾之爲生於縣之學也，大夫已先我名。學中當其時，大夫爲生，作爲舉子業，有聲名。又

謂青紫指日可拾取。又御史大夫公後也。氣亦凌振於時輩。卽生其衣履無不裘葛鮮好。卽出當暑雨無不挾蓋。隨童子及高會召客亦無不腆其圓方。遇鄉里事直曲之無縮慝。及大夫長公旣振漸解于鄉而大夫春秋亦稍高矣。乃棄學中生奉制得被學官品服。其後長公成進士。歷刑部郎大夫大夫卽得被其品服。然其爲衣冠也。猶裘葛而已。其召客也。猶曩時三五方圓而已。至暑雨值傭作。或不挾蓋隨童子。遇事或不敢曲直。特手自挈一鴟夷。登高泛滌。哦咏。

終日與盡則拂衣而起耳。夫人固有冬則寒，夏則驟
煥者，此固齷齪不足道。亦有故溫其冬，涼其夏，則尤
不免於有意，以改其常，皆所謂內不足而與時二三
也。惟大夫於此，既能一之矣，而又不出于意，不知於
蘇長公所稱徐奕之事，何如耶？噫，殆不足遠矣。今夫
物善變者，則不長，故得水爲鱉者，倏忽而爲蟻蟻，爲
蝴蝶爲程爲馬，爲人一時未周而已，失其故，金投于
水，如是也，投于火，亦如是也，故歷劫而不能毀其大
夫之謂矣乎？大夫今年爲七十，長公之友某以頌屬

予故予及其宜壽之道蓋如此然大夫當四十而鰥
至今三十年，帷中無一侍者，力可以爲而不爲也。此
于壽不彌宜耶？

賀季母吳孺人序

季母吳孺人者，山陰州山文學士吳翁諱圭者之女。
會稽諸生子見甫諱卓者之妻，布衣稱長者諱東者
之子，婦御史公諱駿者之孫婦，而吾師長沙公諱本
者之姪之婦，其姑則兼官閣禮書謚恭僖張翁諱景
陽者之女。其子則以少年明經起爲諸生，以文高廩

再薦於鄉，而偶再落之名，岱英字有毓者也。始母自吳歸，季當盛時，宅火珠里，處諸大人及娣姒少長間，隨所直，無一不慊。當事後，往往得羨，且嘆晚而家稍落，及徙目連里，與余家竝，傲而栖，門相對，幾十年所。既五十歲而孀，乃賓友時時集，有毓書舍，未常得聞母一高語，一笑謔聲。諸黨中尊者，愛慕之如女，卑者嚴事之如母，直內外，近服輩，過造宜送迎，亦不使裙裾曳堂，闔其貌象，端飭卽坐深帷中，霜氣遙逼人，冷然若在。只尺今其年七十，知有毓者，多箕歛買羔雉。

及請各人文以祝母而余不及廁也至是有毓乃用

此等可也

大雅

酒漬一鯉鹽漬兩鳧勺酒于甕可半斗許一童子擔之氏叩而來索余言余告之曰夫以母之德之長殆若天授之然者天既長其德寧忍短其年若是而人猶曰吾將取祝以長之也是謂誣天誣天愚不敢乃母德種種如右者愚所親知於他日者也取聊書以代祝

壽王翁五十序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然民則

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自少至老、終不相
往來、而吾越之所產之需于衣也者、曰苧、曰葛、曰麻、
曰木之綿、曰絲之布、曰絹、曰綿之紬、已矣、而諸羅若
諸紗、與綾、若諸織絲、若諸他出蠶之口、入織工染工
之手者、多在他方、未可以指數也、重利而輕生、計歲
而忘月、以客爲家、不遠數千萬里、甚或僥其幸於百
蠻之鄉、重譯於諸大海之舶者、不少也、况在區區九
域中、何所不蹄、且旣乎吾鄉、王翁字少南者、吾所好
許君字懷秋者、姻家也、業以蠶口物入織染手、用回

易以起家金鉅千、其將回易也、每持數日糧渡江而西、不越百里而止、更西而南、抵吳會、不越三百里而止、一夕或三數夕、而歸舍且寢于其家矣、畜其回易于彼鄉、蠶若織染者、以應貴富者之求耳、而已則多布素、裹束其衫袴、卽吾越之諸所產稍精、如上文所列者、亦未必盡褐且襲之、蓋庶幾于老子所云安其俗、美其服者歟、今年齒始五十許、君丐言以壽之、夫古今稱壽者、莫老子若、而道德經要旨、貴廉與樸、趨利不過三百里、廉也、自所褐襲、不取奇異、樸也、居

其夷不涉其險翁之天資殆一二默契于老氏者歟
吾以此卜其壽矣

壽胡母序

代

古今稱子之才賢者多詳於父而略於母其擇徑路
取功名者多右經術而左刑名然西漢時有趙禹杜
延年禹雖急於始而不能緩於終至以平稱有杜延
年發霍氏之隱東漢時有丙吉有仇覽皆世稱長者
也無不佩刀筆起曹史卒致九卿三公此四五公者
何負經術之士哉而母之於子也如烈女傳所稱下

迨歐蘇母氏無勞其父而成其子且無論若娠也居
必肅而食必忌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名曰胎教
擇良婦以提抱之慎乳婦以煦哺之名之曰保母此
又何說耶今夫天地之於萬物也生之者天而成之
者地天一施而其功畢矣地受其施其以朝夕若周
歲而成者無論也乃若豫章必七年而始芽母之於
胎子而成之之難也亦焉得不如是由此觀之子未
必皆成於父而不聞成於母經術固不可不右而刑
名亦不可以盡左亦彰彰矣胡母子凡六其四一以

鄉薦起一以國子生待薦於京人知皆右而不知四
子刑名者之不可以左也知父教而成其子者矣不
知母教而成者之隱而不彰也吾故於胡諸宗丐吾
文以壽母之五十特舉世之左者與略者以壽母而
所謂母之子一以鄉薦名某乃與予爲同年其可謝
不敏斬不壽以文耶

壽張灤州朱宜人序

代

同知漢陽府十峰張先生者越之雋偉人也其次公
今守灤州曰太初者少而以慧稱先生奇之將卜婚

焉而感諸夢，乃得望族朱氏。已而物色之，并朱氏女，稱淑也。太初遂婚焉。時先生已謝漢陽歸矣。廉而乏，朱宜人則傾其所歸，奩以給斧爨。上奉翁嫗，中備戚友，下飽煖其臧獲。被祈祈僮僮然於羹爨蚤暮間。漢陽公若灤州了不知其乏也。於是漢陽公得一意以教灤州，而灤州亦一意於父師之教學。既充遂中，高選司銓者，復奇之，始仕，輒守灤州。灤州廉如漢陽公，而乏亦不減漢陽。宜人損減於已所當御，不瑣細於灤州，而灤州不知有乏，亦如漢陽公之不知有乏也。

乃少割其贏以教其二男子二男子甚英偉邇乃擅
文譽於太學中猶漢陽灤州之在疇昔擅名於郡邑
也噫婦道至此亦可謂婉而盡其大目矣苟枚舉之
數紙不勝也今某年月日爲宜人若干歲矣其某親
某客燕京以某漢陽人漢陽公某祖也漢陽公之弟
內山公曩爲楚文宗某師也而內山公子陽和又與
某同官翰林則兩世兄弟行也而太初閱考時封誥
又某擬也有如是之分故於是請也不敢以不敏辭
乃若宜人之壽覩德而可卜其長矣又何庸取辭於

不敏

壽某州守某君序

代

夫學生之以雋稱者、以歲薦而屈矣、謁選得令長伸矣、令長而陟郡判屈伸之間矣、然今之例、非鄉科及甲、以歲薦而得是者、亦不可不謂之申也、以郡判得守於州、則大夫矣、得大夫、卽甲亦以爲尊、而榮非有廉幹、惠澤及於縣之令、於府之判、則不能越次以超而州守者、陟階非部郎、則憲僉最次者、則部貳竝大夫而尊且榮者也、外舉者不能抑內者、不得以非鄉

非甲而抑之、而滇之某君自歲薦而長縣、自縣而判府、又自府而長州、其階上則將部中則將僉、最下亦不失府貳矣、乃懇退者屢屢、百姓聞之如失考妣、州士聞之如失師模、士大夫聞之如失良伯仲、不約而同、並懇留於郡大夫、郡大夫宣言曰、三公九卿易百姓一口難勉、慰而留之、頃某年月日、初度迨五旬矣、而州自某者予之、

也使來索予文以賀、夫以予觀於某君、以歲薦三仕爲縣長、無間其於仕進者也、非退者也、於當進而數求退、是恬者也、非躁者也、恬

而非躁、可以卜其於民也、善愛而養、其於士也、善教而循、於鄉大夫也、善久交而敬、郡長留之、亦可以卜其善別賢與否、目之索予文以賀其壽也、亦可以卜其善事長官而非諂、蓋一舉而五善兼之矣、五善者、五福之徵也、五福者、以壽爲首也、某君之壽、奚待於某祝。

壽諸左泉序

代

少宗伯諸公、別字南明者、有兄弟四人、長曰滄浪、次曰左泉、又次曰北溟、而少宗伯各因其人而處之、弗

漫也當其在翰苑及宗伯時或招之使來而來之或不招之使來而自往就其教則喜其受教也或招之使來而竟不來者宗伯亦不督之者左泉一人是也左泉之爲人不薄於親不凌辱於鄉黨不疎於友不泛於檢括算籌宗伯知其然獨喜割牲縮膠召詞人與談聲偶窮晝夜無倦色一及不平事則慷慨悲歌爲覆杓者移時旣而復飲不醉不已栽花養魚以觀其生意宗伯書再至亦再不往蓋略世情而尊古道其嗜飲可附柴桑其自奉而取給于尉陀之橐以分

諸子亦略似陸賈。宗伯知其不有，宗伯勢於鄉戚也。故安其不就招，此可以觀其平生矣。其人長軀而面亦不短，聲琅琅如鶴唳。法面長尺，壽合百。此其徵歟。歲某支于其五十生辰也。諸鄉戚丐予祝，予觀宗伯季孟間先四往者，三屈指而以壽存者獨左泉耳。而噉梁肉以升計，酒以斗計，朝飲以夜計，或夜飲以朝計，而容不悴，顏不衰，壽帶亦隱隱起。嘻，術家所謂面長尺，壽滿百者，非耶？予於左泉審其爲人，於宗伯有分誼於請祝者亦多，蓋不得以不敏辭也。故述其所

付於天者，以答之云爾。

贈葛太君序

得步得景，少言自遠。

期人之年者，必曰百歲。甚則百二十止矣。至於九十，則近百與百二十矣。夫未至九十，則所謂百也者，期之者也。期之，則百爲遠。遠則其享也長。長故可慶也。既至九十，則所謂百也者，特踵之云爾。踵之，則百爲近。近則其享也短。短則懼懼，則不足以慶。而今葛母太君者，亦既已九十矣。而慶者彌集，某常復於所乞言。劉君某、趙君某曰：世有無述而徒恃於年者，當九

十則近百，近百則可懼，可懼則不足以慶，而太君之於九十也，則不然也，則不然則慶也。辟之陟高者，千仞而將巔，走則少矣，回視其所歷景，則多矣。夫步之少，不足以奪景之多，則與其得于步也，寧得於景也。夫太君之夫子，山西布政使也，使賢也，其子若孫，竝郎與士也，郎與士又賢也，而太君一相之以為妻，一撫之以為母，故異日者使之賢，與郎與士之賢，太君之賢之也，賢之而九十矣，非登高者之於步與景也，其步則少，其景則多者乎？噫！此其所以宜慶也，非慶

其步也慶其景也某也幸盡得附交於太君之子孫
間而判於鄂曰焜爲山人于家曰曉者尤善曩約過
兩君幸一拜太君於堂竟悠悠未可得今直太君生
九十矣意謂且決往而又流轉客金陵然不敢負劉
趙諸君委也一日從牛首望長江呼管而書曩所復
於劉趙兩君者以寄壽太君者如此蓋意亦有感於
川之方至耳然而川言也猶涉以步慶也

贈族兄序

徐自偃王入越迄今數千年吾宗居會稽自吾祖而

上代多豪雋富貴老壽之人。至吾考若新河五叔父，西河二叔父諸君子，或爲州郡，或自部郎，俱階大夫，橫黃金而子孫亦繁多。大其門戶，美其衣食，高者以明經爲生員，次亦以氣槩雄視一鄉。少者壯壯者老，則又相與內履曳杖皓首而往來於湖山社里之中，盤桓於邊豆果核之側。其所謂豪雋富貴老壽之人，蓋無忝於上代所稱者也。二十年中諸君子之迹熄，而澤微。抱徑者或不得仕，富者或轉無常業。至於求諸老壽人亦往往不及于前時，而吾宗日浸以衰矣。

然則一門之中而欲全盛全盛矣而又欲其久也不亦難矣哉獨吾西河之二兄以相傳之業抱雄偉之資效禮讓之行以挾數千金之產安享而無所升沈者兼豪雋富貴老壽三者而有之舍兄其誰哉真可謂無忝於吾祖矣雖然之三者之全是吾諸父兄弟之所以爲兄善也而或非兄之所以自爲善者也乃兄之自善則必有出於三者之外於是兄方躋七十當生辰諸父命涓以文將率宗人賀兄於庭且曰當祝願其壽夫兄壽又何祝焉大叔大父非兄之祖大

叔父非兄之父而今某太孺人者又非兄之母乎二
翁者年俱踰耄而太孺人且期矣兄固其子孫而賢
者也兄壽又何祝焉兄少有大志常以明經補郡學
生既而以例投典膳舉非其所樂有子某甚聰明曉
禮義賢士人多與之友是舉也某以不文辭以大人
命辭不得於是乎序

贈陳翁序

郡城南去三十里曰平水多巖巒豁豁整之勝鄉大夫
士志遊覽者往往上下其間有隱君陳翁以儉節累

重貲敦行好禮世家於是大夫士聞之以道經其門
悉願交焉或信宿而後去如是者蓋數十年以爲常
無厭也至是年八十某月日其生也而予甥某者翁
子婦父也將徵文於其宗尊御史君以爲壽御史君
曰爾表從父通政胡君在及詣胡又曰爾舅氏徐君
在則詣予告其事乃予更思代予者旣不可得矣遂
將何以壽翁哉予惟世之人多積厚居非緘囊閉橐
屏去交際之文以爲得則必結納奔走附麗貴遊以
爲榮假借聲勢以爲援如莊周所弭張毅養其外而

攻其內以罔其天年者皆是也。翁以儉德力本積多且厚矣。賢士大夫過之未嘗聞其厭倦如所謂緘囊閉橐而深居遠蹈亦未嘗見其輕入城市數過賢士大夫之門以成己之援爲己之榮。此其於所養爲何如而不足以自壽耶。予夙好登覽常兩走武夷千里道樂就高人羽士說長生談玄理而不能一見翁於會稽諸山近在眉睫間者以自附於賢士大夫。予過矣。翁俟焉麗辰嘉節望見野服角巾二三輩坐扁舟冉冉而至者非明趙二君或吾與吾甥偕也。當其時

儻別有言以爲公壽耶。

奉壽馬先生六十序

嘉靖乙丑夏四月廿有四日爲吾師白峰先生年六十之生辰。而蔡齋馬先生覺山張君元亮龍陽趙君練龍峰陶君秀醒心徐君來卿東亭徐子棟月川丁君時泰莘野劉君尚志豫吾季君濟輩凡十有七人皆先生曩昔會友也。至是先生自以候接生辰年始滿六十。旣三仕爲大夫以歸。而諸君者且無恙。遂偕生辰以樂諸君。乃于季春望前二日。觴諸君子宅之。

寧壽堂中、酒數行、客有願卜長火者、持籌以起、合諸君齒乘之、得千歲有奇、東亭子既爲文以記其事矣、而諸君者以先生縱令不預期觴之、猶將及期以頌、乃釀金具尊俎繪圖、而私謂涓固先生所常親授、經握筆而教以文者、其令作頌以書于圖之上、方涓既不敢辭、乃進而言曰、諸君今日欲致頌於吾師、與前日紀千歲於師之座、豈非欲吾師自今日至百千、極久長而不已哉、涓常聞申公矣、其與楚元王俱受魯詩、以浮丘伯也、由秦入漢、歷高惠文景之世、始復以

明經迎至漢廷議大禮時年八十餘矣及退而家居

者復數年申公蓋庶幾百歲人也而其所治魯詩則

自漢入西晉延綿於世至六百餘歲而後已世言經

生壽者必歸申公然申公壽又不若其經之傳為尤

壽吾師固治毛詩既以明經三仕為大夫稽始生及

入仕且歷三朝今其致歸亦復數年矣而經業猶在

也正使老且復召其齒當不出申公下然此特以形

壽耳形壽未有踰百者而君等至欲以千計豈以治

魯詩者壽止百年耳而其經之傳則五倍於其年毛

詩非魯詩比也。是以至于今有傳焉。而吾師治之又精。從而轉相受者。方景相合。而環相循也。豈千歲而遽泯哉。是宜以千歲卜也。不然將諸君之言幾於誕矣。夫吾師曩與諸君以文字會於一堂。退而教其弟子於塾者。此經也。今而觴諸君於宅。諸君欲以言而致頌者。亦此經會中之友也。則渭之受命以作頌。安得不以經哉。而世猶曰申公之師。浮丘伯仙人也。申公師其經。兼得其術。遂能百歲云。於是諸公可謂言遂書以爲先生壽。是舉也。預觴寧壽堂者。半去別舉。

禮、姓氏隨之、遂不重列、而葵齋先生又爲渭之師、醒
心君爲兄、而東亭子則姪、其他皆前輩、若同輩友也、
葵齋先生名禹錫、

少保公五十壽篇

渭常觀郭汾陽王、當唐天寶中、值天下多事、遂以朔
方鎮一軍、收東西都、還兩乘輿于蜀、陝其所平、定經
略、俘禽破走、羈縻服從之事、自常山河東西、若關陝
河曲、邠寧、鄜坊、地不下數千里、安史、李田、夷夏名酋
不下數十人、吐蕃回紇、黨項、羌、渾、奴、刺、諸夷、不下數

種其功烈之崇何可得而悉數之也然汾陽身爲將
相侯王其麾下宿將爲侯王幕府吏士後亦有爲將
相者兩途並百餘人他若奉入賞賜之多子塔諸孫
之盛視履歲月之義蓋以千萬億計世之言榮且壽
哉真古今一人哉次則有如裴晉公其威譽德業不
減汾陽而身所享食者亦大略相等然晉公起文科
故所致多名士史稱其居集賢里與白居易劉禹錫
爲文章把酒達晝夜相歡而留守東都時亦辟皇甫
湜爲判官以渭所見我少保令公提一旅起倉猝取

名酋數十輩于虎穴中、遠三吳、若浙閩數千里、地於
將去之際、使自東以南、諸番夷脅息不敢西望、其勲
業、頗有類于汾陽、而公始自御史按浙、至于今受命
加秩、以成茂功、又與晉公以御史中丞視師淮蔡、其
後加侍郎平章招討、遂用以平定蔡人者、宛相似、而
橫戈破陣、爲下論道、握寸毫以斫文士之鋒、于杯酒
晏笑之間、磊磊然燕居集賢、留守東都之風、烈抑不
知汾陽于此爲何如也、然則古今所稱文武才者、非
公其誰哉、公今年始爲五十歲、九月廿有六日、實其

生辰于是文武吏士暨卿大夫士三老子弟之在四
省朝野夷夏之慕想而屈伏者咸走集遣使且謂公
所活無慮數億萬人其所營則關國家千萬年之運
命今主上聖明其所以遇公既已至隆渥矣願其
榮與壽必伴於汾陽晉公所享者而後愜于人心然
亦理所必至也敢以是爲公慶乃若涓小子叨載筆
之列在拜伏未行使君易禹錫浞等處其間上晉公
壽必有弘詞以章厥美而潛淺劣不能也謹撫汾陽
晉公事之稍類于公者獻而并俟其食報之驗于

他日以仰致祝頌之意云

壽徐安寧公序

上虞徐安寧公，今年壽始躋八十。某月日爲其生辰，而公之配某夫人，亞公一齡耳。予表兄趙某，勞某得附交於公，令子刑部君將以旦日奉所繪椿萱並茂圖以爲賀，而屬言於予，懇不置。予自帷下士耳，雖有言無足爲公賀者，又遠在百里外，徒閉戶伏處，未嘗竊睹公令儀也。而何以言爲？然予曩歲客省市，見館中童子挾連牘過廡下，取讀之，累數千言，已乃閱其

銜則刑部君名學詩者論宰相札也當其時宰相勢
傾中外熱炙手士開口者輒陷胷於是服薦簪筆之
流徒抱憤相視莫敢發以須纍而刑部君獨抗越極
詆之言切直英特慷慨歔歔讀之者夏慄而冬汗當
是時天子爲動色而海內直節憂時之士因其言

莫不想慕願見其人者而獨予哉然予當壬子夏偶
得見刑部君於荆川先生舟中自是遂數問其跡於
往來上虞者稍及其家世乃始知安寧公人言安寧
公起賢科判鎮江寶慶兩郡其後擢知陸涼及再補

安寧則以刑部君言事遂止不去而家固山中也益
閉門謝事足罕至城郭長吏每以上賓禮迎之亦不
爲一往而其自鎮江移寶慶也多善政稱循吏已超
然祠名宦中及問其得移則又以直道忤巡使也夫
天下人欲見刑部君而不得者多矣况得聞安寧公
之履卽使得見君又得聞安寧公之履矣又安 虛
其壽與值其所親者屬一言以內之哉而予今舉幸
得之矣然所謂屬一言者政未聞其有所得也陳咸
之在漢以直聞而其父之教之也以調至於今千載

人言其子不能無少於其父是家難全德而譽罔流也刑部君仕居中以直忤宰相於朝安寧公仕居外以直忤巡使者於郡雖非其相約以必爲也而其守道抱貞而輕富貴若出一轍將使千載之下聞之曰某邑里徐氏父子世直臣也其於家之德不爲全而譽不爲久乎是其去漢陳氏遠矣又况刑部君之直非咸之所爲直者乎夫予之所見於刑部君者以直所聞於安寧公者亦以直則所爲內一言以爲之壽者舍直復何言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然則直固

德壽也而予猶沾沾然以久譽垂千載以爲公稱信
斯言也又烏足以壽公哉

賀郁太君序

自弘治之丙辰歷正嘉隆萬于朝爲五自丙辰至
今乙亥于甲子爲三周又一紀而逾八于履爲八十
亦難矣然而在女嬋爲尤難女嬋中在勞且勤者爲
尤難或者曰凡人所閱所周與所履同矣則較其得
之之難不難不宜有異也而何以獨難于女嬋曰聞
之于經癸之竭也女七而男八則男數恒多而女恒

少女婦而八十不爲尤難乎曰女婦同也年八十同也則難之亦宜無不同而何以獨難于勞且勤者曰兩器均量也所注水亦均入也其先竭者必數汲後竭者必踈汲也數汲而復後竭必器倍其量而注倍其入者也女婦同也年八十同也而得之勞且勤者不爲尤難乎郁太君之履也吾不知其他有子四人其長者始領鄉書于癸酉次者成進士于己未出牧江南河北問竝賢于邳家而再次者方挂經而耕竝賢于鄉里凡此者皆太君與其封公共祿抱飴提于

五十年之前而封公既往則太君者獨撫教婚娶于五十年之後者也其爲勞且勤何如也耶余所難八十于女婦中者爲太君而難之也信哉非稟倍其量者不能而賢亦賢于是始某隣太君宅某母常隔垣而語已則顧謂某曰郁夫人冬擁貂而夏披縠其享也如彼然目能洞細手尚不去針其勤也如此今宅與母俱遠矣然聞之于人太君針尚爾嘻八十人尚引針而紉其壽于他日者寧不徵于斯其爲勞且勤于前日者又寧不徵于斯耶某得交于太君諸子間

值太君生宜領、矧余君輩爲太君家兒女姻者、復屬某以領哉。

贈馮君序

鳴陽公父

傳曰智勇辨力四者皆天民之秀、傑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在三代則出于學、在戰國暨秦漢之際、則出于容、故先王分其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然後民靖而國安、噫斯言也、豈俗學拘儒所能道者哉、其在吾鄉、則待封馮君其一人也、君產南郭之墟、有田、遶廬舍、當其勅備而耕、槽豕

犢棚鳶鳴則居然一農牧人矣及整其冠裾出爲正
長與百里之邦君相可不閤里間事折衷其不平拔
其所抑衆論持兩端君直取一言片約徐起而收之
以定疑難于日中則又挺然齊趙魏楚間四公子之
所尊禮而處之之人秦漢之際壺關三老定國是千
萬乘之前之輩也若是者非傳所稱天民之秀傑耶
苟不以富貴終其身其殆非天之意矣君于是教其
子長公舉于鄉長公于文特妙取進士如反掌又其
人敏而異計其效當必致大官君之享且日盛又君

長七尺腰可十圍叶音似擊考鐘賁談鋒兩集笑格
格若鸛雀鼓牙噉梁肉倍數少年非百歲以下人也
今始爲六十而陳君守經甫者于君暨其長公有世
義以予間常觴咏于長公間也故來以序屬而敬爲
敘之

贈子錫序

子錫六十涓輩將命繪聚言以壽之子錫曰母襲繪
其令作高陽之徒雜以淳于髡之語槽天地鋪丘陵
垂筭墮珥而無以容吾放也而後可圖成觀者馭焉

徐文長逸稿 卷十五

不敢進于是舉乃涓則挾大白引滿歷階而稱曰今夫聖人之學爲聖人也天爲上人次之故曰誠者天之道而誠之者人之道古之人其幾于天之聖若此其難也有人于此羅麩藥聚卮罍一啜而頽焉則生平不能容一介于胸中者至此而冰融于大海水之外無一物梗隔于六合之中若此者一時之天全于酒也故聖人積銖累寸有終其身而不得者而子錫乃欲于一醉而得之君等又奚爲而駭也駭者曰是則然矣彼壞而黛者何爲者耶日子產病其兄朝與

其弟穆之荒于酒與色也而難之而不得以語鄧析
析乃以真人許朝與穆也而不以治鄭許子產夫以
子產之智鄧析之賢而交相許讓酒與色者以爲真
人此寧不有說存于其間耶今夫舉狙獮而束以周
公之冠冕有時端凝而坐矣可以爲靜乎佛大弟子
有具手眼各以千萬計者當其眼之照萬物也紛然
無所不營而手之攫且拏也至弓矢鈴杵香華戈戟
之類無物而不攬可以爲動乎于是請駭者始悟而
曰子錫之醉果若子言其殆托于酒而幾于真乎是

壽與道之經也。遂相與飲，頽然而別。

贈黃母序

余友鄺君之女兄，爲貢科黃某配，而某之父黃翁，暨其配曰翁太君者，鄺君女兄之舅與姑也。翁太君某年月日爲八十生，鄺君能文聲著甚矣，不自爲文以祝太君，而以屬予。予難之，不得，則謹書以頌曰：夫鄺君與予好也，君之所願祝者，豈非亦余之所願祝者耶？君之祝太君而願之也，必將曰：我願翁太君自茲以往，無恙如其曩昔，至百有二十齡而未已。予祝之。

而願之也、亦將曰我願翁太君、自茲以往無恙如其
曩昔、至百有二十齡而未已、雖然此特以言乎姻戚
之情耳、無論其可不可、靡不然、至於余也、果握管以
書其人、豈敢盡然也耶、可則然、不可則謹謝而去之
矣、豈盡然耶、予初聞諸酈君太君翁姓也、爲尚書公
女兒、在尚書公家時稱最淑、及配黃翁、翁邑雋也、使
非太君配之、則未必宜有五子、五子亦皆雋也、使非
太君母之、則未必人人皆有立、斯言也、匪酈君則然、
鄉人莫不然也、匪鄉人然、以問於郡之人、郡之人亦

莫不然也。是故予得而然之也。屆誕而令予祝予。以
在昔然之故也。而祝之。祝之而願之。亦不得不然之
也。否則予言雖不能以重輕人。然亦烏能以不然爲
然。以然爲不然哉。只以然不然掉合成文。

壽朱母夫人序

吾友鳴教張子去年歸自上海。上海邦憲朱君以其
尊君福州公集寄而鳴教復持邦憲之詩篇來。予竊
疑福州公風咏灑然無累于物。而其章疏又傲然不
顧其家。邦憲旣大家子。子立觀其詩則又富于學而

深入于理。鳴教始爲予道。蔡孺人福州公讀書取甲
科爲才進士。知餘姚。奉化爲良父母。入院爲名御史。
知福州爲賢大夫。居則入鄉賢。官則再入名宦。則孺
人助之于內也。邦憲始孤。旣長。博群書爲才子。內外
交際。官府錢穀事。一不涉其耳目。爲高人。入則盡孝
養。出則多交游。則孺人理之于上也。夫不知其妻視
其夫。不知其母視其子。余觀福州公之集。邦憲之詩
篇。雖無鳴教言。固知有蔡孺人者之爲其妻與母也。
世固有不盡然者。必其爲妻而不類。爲母而不賢者。

之婦也。非所以道其常也。及鳴教又爲予道孺人早持節處家務理錢財諸所難事使予而得早聞知則又不必熟其夫之宦跡與其子之名聞而決知其夫與子又宜有福州公邦憲之賢者也。世固有不盡然者。必其爲夫而不中爲子而不肖者之男也。非所以道其常也。孺人以某年月日生今年爲七十壽。鳴教旣與邦憲善而予得以書問通好則謂予爲文以壽余旣不能若少時爲詞家文以悅人直敘茲事則嘆曰福州公旣早謝事而孺人又賢且才如此厚歸于

一人豈有不永年之理哉

王撫州六十序

代

撫州公余兄宿州公之壻之父翁也宿州以茲孟冬之望後七日歸其女於公之子而仲冬之朔適值公六十之辰宿州謂余曰頃者女舅之辰也女以箴組履舄進則婦事其舅之禮也而近世姻連中尤尚者壽舉壽舉而尤尚者頌言乃羔雁若筐篚則下矣夫婦能舉于舅而婦之父不能爲女頌其舅孰頌之也其於頌言也弟能之而不代其兄孰代之也余曰能

則不敢代則何敢辭雖然有說焉夫頌者容也謂形容而盛美之也盛美之者是侈之也乃余之頌言也異於是公以明經成進士拜行人為天子使四方歷刑兵部大夫慮囚江以北有能聲出守撫州則二暮年耳而遽歸也故知者為公惜曰以資則鑑也以秩則銖也是追論其往而以屈侈公者然也又公歸自撫州年始艾家食者百弦朔而始為今六十又必十年而始為七十乃得引非七十則不聽引然就仕者即七十或損其齡籍日錯涅頰頰間故不知者為

公。覬。曰。以。心。則。素。也。以。顏。則。丹。也。是。逆。論。其。來。而。以。伸。侈。公。者。然。也。且。不。見。夫。燃。膏。者。乎。明。則。人。享。之。竭。則。已。膺。之。矣。又。不。見。夫。擊。劒。者。乎。疾。則。缺。之。徐。則。完。之。故。仕。與。不。仕。損。益。相。半。而。遠。值。其。舍。則。甕。膏。而。匣。劒。其。爲。公。之。壽。也。不。亦。多。乎。予。非。厭。仕。者。亦。非。若。以。年。而。易。仕。者。也。故。於。親。知。若。公。者。敢。一。披。其。肝。膈。焉。寧。以。此。願。公。而。不。以。彼。願。公。也。居。家。常。父。事。其。兄。至。貴。且。老。矣。不。變。居。身。慎。甚。故。輒。得。典。加。貴。其。父。母。者。三。亦。以。不。及。養。至。老。矣。恒。無。懼。其。孝。且。友。旣。如。是。

而其慮囚江北也。稱平友最務大爲造化生意。助囚書至邸。稱天下第一。與釋之。定國爭上駟。且昌後矣。持壽其身乎哉。

劉沅州壽序

代

劉沅州年丈。屆六十之生。其諸宗將舉賀而徵文于不敏。沅州於不敏同舉于北闈。乃沅州始仕。得知連江。居若干年。以課最知沅州也。不敏亦遠巡部郡者。久之。叨叅政於湖北。當沅州爲諸生時。諸生讓之不啻師傳。其知連江也。福之邑吏讓之不啻伯兄。其知

沅也。州之長亦無不讓之。猶沅州之在連江也。細而簿大，而夷蠻徼塞之警急，黑白於龍蛇，赤子之間，靡不巧發而徼中。幕府諸大吏，倚以爲臂指。一日，諸蠻徼賞于一幕公，口馱馱無已，不得去。暮色動，睨沅州。沅州奪皂隸竹臂，答諸蠻，諸蠻爭墀道走。此不敏親得之于湖人之口者，他可知矣。而輕裘緩帶，把酒賦詩，坐嘯胡牀，亦爭馳羊庚，詼諧時發，排難解紛，收聲默然，令人捧腹，可少其坐方朔之堂，排淳于之閭耶。連城紀列仙騎白鷺上升者，劉氏女也。旣與沅州同。

行又長送卷一第... 三三
姓又隣治于沅州沅產丹砂葛岫嘯求之而僅得于
岫嘯者也沅州乃不求沅而沅自來何兩任而兩得
在神仙鄭耶揣其朕兆卽沅州未必仙也其年寧可
算乎

壽篇

志所稱蒙茶乃西蜀雅州之蒙山而世相傳云在東
魯訛也又矣蜀蒙山有五頂頂有茶園其中頂曰上
清峰常有僧居之頗病冷一老父似仙者也謂僧曰
蒙中頂茶善療冷非特療也服之至四兩地仙矣乃

中峰最高而艸木與雲霧相蒙翳、鷲鳥多出沒其間、時亦攫人、茶師罕至者、又用是蜀之嫡孫、其爵于魯之庶矣、凡人貴身而賤橐情也、涉險同也、一則可以壽身、一則可以充橐、其緩橐而趨壽之衡、又不待人告而知也、有一翁焉、以買茶至橐、鼎歲千金、其後不憚江湖波濤之險、道數十里之遙、往往歲取燕齊金于茶、復數千也、翁固健且完、固無令恙、然又于茶必有以蜀蒙告者、翁固百十之燕齊、而不一之蜀、非不地仙羨者、不能也、他買亦或有告之者、而亦不聞有

一人馬之蜀以祈仙然諸鬼奕金者比屋大抵然也
翁卽然似亦應率而尾之而已未聞其首之也固知
其于仙果不羨嗜無羨則無豔無豔則不滑于中不
滑于中則能固于外外者形也中者神也神以攝形
翁自默契于蜀之僧矣仙矣翁爲誰

贈某叟序

曩聞一男子迫官逋將賣其婦相持泣于道某見之
問逋幾何視其數予之婦得免于賣他日有村翁市
紬得銀僞也泣于道欲經某見之間僞銀幾何視某

數予之翁得免于經。又一日一童子持主人所償人
負失去不敢歸。哭于道。某見之問所失幾何。視其數
予之童子得免于不歸。夫迫逋而不問其賣妻也。用
僞銀而不問其織者之苦。且經也。與拾其道上之遺
而不問其童子之不得歸也。此一等人也。無責矣。至
有知之見之者。乃若不知不見也。而去之不顧者。此
又一等人也。又有見之而興嗟。若不忍其然而特阻
于不忍已之物者。則勝不顧者一等矣。有忍已之物
者矣。而意或阻于妻孥之不我許而止之者。又勝不

忍已物人一等矣夫寧一耳而人之等有四也若此然而某盡能及之也豈非盡出四等人之上者哉某爲誰曰里中叟姓某諱某字某者也其嗣配爲某孺人斷腥葷奉釋氏而樂施舍其子某爲諸生明經而才孫四人未壯皆嶄嶄露頭角而叟所業則居貸於市夫市道多四等人也而叟悉反之豈其性然耶抑亦無妻孥輩阻其不忍者而然耶叟今年七十嗣配五十而七十者如艾五十者如壯子與孫嶄然如有立蓋相與以爲善者報宜爾也壻某徵余頌以壽叟

與姥噫以叟與姥與子若孫之素準之也壽云乎哉
壽某刑部公七袞序

世語材之良必曰棟榑豫章杞梓爲其宜大用也然
用大矣而未必靈或靈矣而未必久至靈且久則莫
過於松矣圖經曰松液千歲而珀明數百年而苓游
珀可以養五臟苓服之可以仙徑盈斗斛爲人獸形
者人篝火而刷之其氣能射火使蝕噫其靈且久何
如耶大之中梁柱小之中榱桷工師過而嘆焉頌其
弟子而不去焉曰謹識之他日求清廟明堂之具是

其具也。故古人至比稱於三公。爵秩曰五大夫。噫其
爲用之大。又何如耶。苟爲不用。則臨千尺之溪。拔萬
仞之壑。其高參雲。而其大蔽牛。風霆雪霰之所飽飲。
而不能涸也。鸞鳳鵠雀之所朝夕。而旅禽凡鳥之所
不敢望而騰也。况巢乎。養玄。久矣。綠髮玉肌。時恍出
而爲木客道士。月明露濃。步深溪。往還絕嶠。與世人
語。千古事。而莫知其爲神也。記曰。松栢之有心。箋者
以心歸松也。而松之爲靈。且久也。益著求可以當之
者。誰乎。吾太翁刑部公是矣。翁門閥家學。稱吾最。

翁起進士理大府轉遷刑部聲赫赫嶺海江南間非
工師所謹識而大用於明堂清廟稱公爵大夫者耶
小不合則高引遠蹈猶及侍考太翁媚之如嬰兒同
貲於昆弟囊無一私錢成其子鄉解親翁爲西京董
賈噫此又非所云松苟不用則臨溪拔壑飽靈霰棲
鵲鸞而旅禽小鳥之所不敢望者耶翁又日強詣日
深而倫義日篤則記壽若松者又不足爲翁道矣以
翁七十當頌也故聊用松以頌之又孫某者翁孫之
壻也翁松栢也某女蘿也

賀潘又山七十序

代范黃州

漢東海公曰、南陽帝鄉、多近親、吏不可問、今潘公之判承天、實帝鄉也、其諸設施、無一齟齬之者、名大起、行且改玉矣、顧擬活一囚于要吏所、如李日知、評奪胡元禮故事、不奪則不已、遂爲要吏所中、而謝以歸、公少以易名郡學中、奉尊考命入太學、三任判大府、歸而築室、教其子景美、亦以易名邑學、予見紹箕輩、若諸猶子、並以文親景美、而紹堯者、則專館于公家、季孟景美間、予以覲過家、紹堯曰、潘公者、叔所知

也。茲值七十辰，願乞叔言以壽。予謂公之履如扁師之斲檀車，致堅好也。官承天，是行九折坂也。願坦然由之。且鄰鄰有聲活，一囚是馳康莊也。乃不幸遇夏，駕蹄幾不免却輪而步。雖然以一大府牧博一小囚，螻蟻之生必得于彼，寧失于已。此於于公所稱陰德者，何如哉。公百歲無容頌，抑亦高其門以待駟馬車耳。

贈朱禮部五十雙壽序

代

所代者曾爲光祿

故以光祿與秩宗生論

周禮大小宗伯互掌五禮之樂、令其任特重、而其官
今之尚書於禮部、若左右侍郎是也、歷代皆然、入

明其重是也、尤甚、每員缺、非翰苑儒碩、常侍從帷
幄、供講讀、其靜養動和、足以贊 玄默、格上下、和神

人者、勿與、何者、他日麴蘖以齊酒醴、和羹而鹽梅之
者、其責也、其難也、如此、而我 朱公昨膺 上特簡、

遂以左庶子晉禮右、供講如故、夫麴蘖之材、鹽梅之
具、公自裕之、酒醴之任、與和羹之托、又他日 聖明
事、俱非某所敢聞也、乃若公以隆慶戊辰入翰選、至

於今十有七年其中侍講幄者三年而公於是十七年中每入朝出館歸至其邸必危坐一齋中於經史觚鈔外自動之靜內鑣而外無所膠舉其細房無私侍而目不一他營也此其於素所謂可贊玄默格上下而和神人不知於古所稱虞廷之宗伯何如耶公始躋艾某月日實當覽揆而夫人與公偕吉羔羊之助雞鳴爲多某叨末姻欲頌而未知所以頌也雖然某曩昔常從光祿後矣朝廷百禮禮部掌其大光祿辦其細禮部專其儀光祿備其物某不敢

言其大與儀、請言其細與物、大約致物貴潔、謂物貴
和、非直庖也、於心亦然、故晏子曰、水火醯醢以烹魚
肉、宰夫和、審其過不及、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而終之
曰、君臣亦然、由此言之、則知潔而和者、固庖之事、若
子平心之道也、而君之臣又有所謂亦然者、存於其
間、而公之爲君之臣而潔且和也、固於十七年中、危
坐一室者得之矣、夫日食之以平其心、是善養生者
也、長年之助也、曰君之臣亦然者、倘卽某始所陳和
羹酒醴之義耶、某庖氏也、故舉庖以爲公頌、且以爲

夫人頌他何知公之翁泰州公某師也某知公固已素而公之子婦又某之孫也公端居一室中某得之於孫也非諛也

壽衛輝太府暴公序

知衛輝府事暴公若干年之生辰其屬吏知新鄉縣某爲予戊午同年者書來索鄙言將獻以爲公壽且曰公嘗爲臺御史以直道聞中朝中朝重之遂用大府以展其蘊今其爲府也率以仁遇下待屬輩也有禮而多恩中朝知之將遂其遷而更大其展也

某今也特有仰承其教而已無以仰副之也幸屆茲期子其爲我圖之予曰噫諒哉新鄉之述上而非諛也然新鄉也者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何者今之爲御史者誠閭閻欸欸務寬大忠厚以爲名卽於鯁鯁諤諤少有聞也亦必坐致省寺取卿貳如指諸掌胡更煩以府哉今公而爲府也則公之爲御史而直也新鄉所知也日以直而展以府則新鄉所未知也至於爲府則異於臺矣何者臺猶絃也恒利其寬而府猶韋也恒利於急府遇下而率以仁遇屬也而有禮而

多恩是韋之體也而於已之所利則未必然也故講
公速於遷而卽大其展亦非新鄉之所知也然則如
之何曰君子亦務得其體而已矣在臺則直在府則
寬公之所持者體也利不利非公之所知也若是則
公之舉職知爲君子而已矣寧知其他耶雖然古有
爲三公者尚以才而出守矧曰臺至於何武之爲守
也不務赫赫名而竟亦召爲三公則安知新鄉之所
見者不有出於予之所見者耶客有問是者曰子且
用何述以爲壽予曰巧於宦者擇其利不利而營則

心岐而神滑滑者非壽之徵也不巧於官不擇於利不利而不營則心一而神凝凝者壽之徵也吾於公之不擇利與不利而有以下公之壽也

二兄配馮太孺人生日序 落落直書

始贈翁二兄以馮太孺人初誕丹徒而喜也特以得之晚而喜之曰春秋禘祀有人幸矣未卜其他也稍長而慧乃試之誦誦敏也試之文文敏也累月日以課其積課又敏也間試以事則中無不敏而外顧闇然若不敏人翁益喜曰是子也且大吾宗禘祀云云

歲未幾學成而生於府矣。又未幾而翁往矣。太孺乃始專之。專之而果弗負翁託也。丙子舉於鄉。庚辰舉於會。第于甲士者。羨其文曰。某真經生也。出長丹徒。歷再考。聲益起。仕者羨其政曰。某真良吏也。有司以聞。翁得贈郎知丹徒。太孺得封孺人。加太及。是丹徒復內召。太孺歸自丹徒。適六十辰也。宗人某等將危於太孺。而漫以言屬予。當其時。予偶尊宗。譜稍竟。感而嘆曰。士執一經以圖奮。莫不欲累其積。榮其親。而往往竟不可得者。自郭內以外。奚啻千萬戶。其

人且毋論論吾譜中者蓋邇自高曾上下殆二三百
年童而誦太以百計成儒成生矣而卒蹶于鄉書者
以十計蓋第於鄉僅四老耳乃復蹶于甲四老中有
秩至大夫者矣又沮于例或不及郎孺其翁嫗及之
才二老耳凡茲數者若此其難也而丹徒承諸老後
一旦舉得之若拍手以往掇取其所寄然而其翁曩
所謂且大吾宗者又正與劉毅榜蒲叫盧輒得盧等
噫亦盛且快矣哉雖然辟之於農翁耕之而舍以往
不及享太孺耘之當旱曠竭汗而黧顏也而僅始護

之用以始享於今耘之勞其少於畊耶既日獲之曷
不百之太孺之年不百吾不信也

壽太僕商公八十序

代

母從舅太僕商公當萬曆丁丑二月之八日周八
辰母夫人特亞公一齡耳其長公御史方奉命按閩
得便道歸省公若母于庭是日也又得親捧觴以壽
而某與長公姻也舅若母宜賀姻於長公賀益宜而
賀必以言言則如之何哉大公始以經義起家申及
對於廷歷郎署郡臬卿寺之間赫赫明明所至無下

以功名顯者、及究其所由、無他也、深于經義而已矣、蓋公少時、旣敏睿逸倫、而獨取小毛之編、與其伯氏漳洲公、交相夙夜、旣而博綜百家、蓋自千百世上下之典、九州海內外之物、及當代朝野仕政之所須、孰得孰失、孰乖孰宜、靡不握源而肆其流、是以試之於刑、則刑允、授之以兵、則兵成、授之以罔、則牧事靡不舉、惟其力之於戶牖者、如彼、是以施之于邦國者、如此、於是功名滿天下、而家學亦遂稱於邑中、真有類於漢之桓榮、所謂以父兄子弟、自相師表、終東京之

世無以爲雄者矣。然史稱榮當顯宗朝，坐天子之東，面投几杖。及永平初，又拜爲五更。史雖不著其年，然几杖五更於天子，類非百歲人不可。夫以榮殫數十年之精於竹簡之中，晚猶強力不衰，臻百年而爲五更。三公亦數十年殫精於竹簡，猶縮綬握符，掌丹書，職戎馬，其勞又或過之。今八十矣，且炯視而躋履，如少壯人，使再閭數紀，共于更老，爲不爲未可知。若曰百年，眞若取左契而合之，右契者矣。不泚爲可賀。耶史又稱榮之後，有典爲御史，乘驄馬憚於京師者。

其曾玄輩也。而公於長公顧親見其然。又親觴於八十。其觴於百年可知也。不尤爲深可賀耶。

壽周武清序

世固有積齡踰耄、黃髮兒齒、乘肥衣輕、以竟其身而無所章明者。是之謂盛享而鮮勞。亦有被褐而飯糲、藿居而坯處、積仁累義而行篤於己、澤施于人者。是之謂多施而奇報。二人者均是人也。至於鄉人之所慕誦、子弟之所觀法、而異時譜牒之列、三五更老、公卿大夫之所尊、國志之所紀、將屬之多施者乎。抑屬

之盛享者乎。噫！將不問而可知也。推是以稽於牧也。固有牧是邦，而擁篆乘勢，假其翼齒以厚自封殖，而薄於民者矣。亦有戴星跋燭，以疲於牧芻，而瘠於已者矣。之二人也。其爲牧亦均，迨於大吏之所推轂，公卿大夫之所傾戴，當宇之所藺拔，而他日士與庶之所尸祝，國史之所錄，以首於循良，將屬之薄於民者乎。抑屬之瘠於已者乎。噫！亦不問而可知也。故薄民而豐已，猶之煎脂，脂易盡而手隨泮也。其流短也。瘠已而肥民者，猶之握蘭，蘭已謝而室猶芳也。其流長

也。今計齒者惡短而羨長，而爲政者顧舍蘭而就脂，非所以爲自壽計也。吾聞羅山周侯之知武邑也，自客夏以至于今，僅期耳。進赤子而哺之，尤問其穢，獨者而先之，聚士而教之，又新其宮而爲之肆，其潔也，冬冰，其恕也。春煦，名四馳于衢，而旌之書交至於臺，而茲春之季，與月之望也。是其生之朝而予之交某也，屬吾言以頌之也。吾深有感於侯之能握其蘭，而又其芳，能自壽者也。故樂而爲之言也。

壽學使張公六十生朝序

學使公少負奇、有名諸生間蚤甚、時余亦抱經晚起、得望公於藻芹、稍與之角藝場中、而公所收門弟子、多至十百、皆足以弟子我者也、乃公則不以弟子而視我、其后公以廷對稱上旨、賜乙科名、益聞

朝中、自禮部出爲湖湘督學使者、其所錄學官弟子、多至千萬、涓管及見湘中之文、亦皆足以弟子我者也、而公之歸、顧停蓋而語我以文、若有所爲者、亦未嘗以弟子而視我、余蓋疑之曰、豈以余之劣、顧謬收於公耶、旣而曰、公長者也、蓋自嫌於高、而顧俯之耳、

不數年公提數萬師于滇與元戎會間道驅巨象四

二此是謂其

十有二雜羶衫鐵鎧出入洞箐猩狖間存名酋以十

數斥地三千餘里遂以功而得譏而涓則傑然守舊

鄉抱寸管徒飛觴落帽於劍槊之傍爲人倚馬艸檄

顧亦以疑而得疾當時公爲馬援而涓爲鄜炎夫馬

援者望盛而功高中朝諒而能訟其冤鄜炎聊小

儒耳其所以幸免于庾者誰之力也乃知公之生我

爲父母其事雖在於今日而公之誤知我而爲鮑子

也乃在於曩時不視我于弟子之時不然管民僅紂

其一於鮑子者而滑顧能得其二於公耶夫古人感
一飯至擬以身酬矧滑於公蒙兩殊遇如彼特欲以
身酬而未有路也會公履之生宜慶且獻而公百所
有又滑一所無者也何以慶且獻爲哉私念之曰操
筆以頌被諸樂以歌猥附於小雅所陳南山魚麗之
云者差可勉而效也而今世無瞽史空言耳不得已
退而爲近世樂府小令之什付之里優當其辰客起
舞而爲壽者令歌以侑尊其庶乎

點絳脣

烟水茫茫五湖深處陶朱老萬里功名一劍曾知道

閣俯流霞塔畔生芝艸。蒸筵好。兄在瀛洲。新寄安期棗。

壽二主翁序

余見枳之丈人王道翁及翁之弟曰某者於萬曆十有七年之十一月其齒一爲六十一爲五十枳不能將羔雁以賀也。而王翁竝謂枳曰得而翁言幸矣奚必羔雁以通者數與王諸翁飲陰察其貌道翁色微緇。是得水氣特多也。兩輔竝堅廣而頷骨如斗杓外○以○姑○布○爲○膚○火○向吐音如竹而其與人也孫是真得水者也。而溪翁

色微。香亦微。赤兩顧。舉而膚密。吐音如鐘。鬚如戟。齒如
其與人也。諒是金兼火也。俗謂金畏火。乃不。金不
得火則器不成。以是知二翁之得氣。低爲。總本仲爲
金得火而相成。以故一孫而一諒。金水不易壞。不易
壞者非壽耶。母太君賢而慈。而二翁奉之如春秋。昔
夜之循環。分至啟閉。罔一刻。墮誤其季德翁。至糜眩
以療母於屬。纘都衛間之。扁旌其門。兄弟相憐。同舍
而飯。白首矣。利則爭讓。偶不利則爭安。嘗一蒙急難
則爭相先。此不亦致長久之道耶。德翁年未躋艾。因

不預頌艾而頌未晚也

壽王鴻臚序

代是鴻臚號桐溪

稍爲點次

夫鄉飲而擇賓介與俱周家至重典也我明承之亦至慎自洪正嘉初以前無濫廁與是者榮焉其後稍稍富人以錢買而諸生鳴贊者利之匪人輩叨微矣蕭劉兩府公接代於是舉也特謹其人有一人焉特與焉非其好也及三舉乃固遜不赴浙若南都多富子弟卽非明經於庠者亦多用輪班國子有一人焉以明經用乃考命亦輪國子亟就謁再得南鴻臚

正以考未貴也。留馬及封典得及其考如已職乃疏請再三以歸侍其考至易簣其謹如一日凡富人自少而壯壯而老靡不犯宣尼之三戒者有一人焉少戒於色壯戒于鬪老戒於得教其子稱明經生才甚且優于聲詩一人者知其可付以家政也付之特召匠作一禪座召方外講黃帝老子之術將老此座中夫某右舉云二事而曰一人焉兼之者此爲誰予見某之丈人行桐溪王翁是也某月日值翁初度七旬某不敏叨督學江右不及躬視而見某以子婿分來

以祝詞講故祝之如右、嘻翁之壽奚待予祝耶、特祝其能志於不朽計耳、

壽陳封君松坡序

山陰之里有長者曰松坡陳翁、當茲歲十月之朏、爲七十生朝、其長公耐菴名某、以進士始知安平、頃復以才調寶應者、曩與某屬筆硯交、旣而以女字其子、某不敏、蓋諗松翁之履之得有年矣、旣諗而忝世義且姻也、而七十曰耄者、禮所尊也、而又時禮所最尚也、卽不敏敢不捨所諗於翁者、以爲翁壽而談壽者也、

往往多以其旨屬養生。蓋自薛考功尊柱下養生篇以爲大道。謂止養生者不知柱下者也。而鄭圃漆園輩又從而廣之。以黜聰明去健羨之說。聞者滋茫然。及琅琊氏以曇氏旨折衷諸家。云健者卽剛強羨者卽欣慕。世紛所在。偶得矣。而錮之不令去。偶未得而涎之。必使來一錮。一涎外膠攘攘中其餘。几而翁嘗業經生矣。已卽罷去。罷而躬稼。穡不占。命長公亦以經經。或捷或否。否捷亦不驚。翁所堪否若。兒啐弄物。拈於手。旣不惡。而隨放。隨拈手。且不知中復何動。

羨既不萌、健將何施、長公拜封、適當翁誕、如雲兆雨、觸石而興、雨止雲駛、翁亦未嘗習養生、而無羨無健、似默契琅邪之旨、翁之百歲如羿之落羽、翁日乃小嗜音樂、非世淫窪、默通鼓吹、似亦蘇門之嘯、旨小子不敏、壽翁謹此。

贈陳君七十序

代

吾鄉素以文高起吾輩中者、有一人焉、而其冢嗣君九雋、其在京師、亦有尤雋者一人、大抵頡頏所謂冢嗣者、然而又有一人焉、於其文高吾輩者、契而朋友

之於所謂二尤雋者。俯而師弟子之。卒之文高者。果以文起。歷官至提學副使。兼以治兵顯。此爲誰。曰內山張翁是也。二雋者。一魁辛未。一魁癸未。據對大

廷稱。旨此爲誰。一諱元忭。內山冢君。一姓朱名國祚。今翰林修撰公者是也。而師之友之者。又誰也。則吾友陳君桂坡者是也。君學銳而才高。且練於時務。初以文高簡。爲生久之不得志。乃從國子發身。勉拜簿。簿河內。河內故事。初謁長官。毋論簿史。卽丞亦屈膝。君至。顧長揖。再拜。詣座以升。長心異之。河內倉儲

動以十萬計。徵屬簿簿多，以退徵，敝不稱。君不嚴而
立辦，長乃稱。君於上下曰：簿不惟能執禮，且才。君遂
擢丞。靈寶、靈寶歲徵，亦兼屬君也。而文襄公世家焉。
文襄家訓，襲謙謹。及君至，以先聲河內，故謹益加。舍
人持帖上，君必曰：家某老爺拜上。翁所分榆，悉輸無
一粒粟逋矣。後先沓報者，爭如此。無譏，情僭，噫！卽此
三者，可以知君之大槩矣。久之，君竟以親老乞歸。不
觀望，人服其誠。當國子客貸，不責券。人服其量。吾與
君生同學，輸同北國子。吾撫上谷，君輦輸至上谷。言

笑浹旬，日夜如昨日事，而君不覺。周七十甲子，其等以慶告。吾笑曰：吾少陳君若干歲，每朝起，巾櫛向鏡，整冠，吾腮臙雪矣，而吾昨者見陳君，毛髮尚淋漓，安得三十年後爲君作百歲文，舉觴而醉，再與話今日臨鏡之笑耶？告者亦掩口而笑曰：此必然也。

徐文長逸稿十五卷

徐文長逸稿十五卷